

1105

温州文史资料

第六辑

9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
温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温州文史资料

第六辑

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

温州文史资料

第六辑

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75 字数227千字 印数2500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浙江省新闻出版局 浙出书临(90)第121号 定价: 2.55元

序

1840年的鸦片战争，帝国主义以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在长达一个多世纪里，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经济也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经济，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结束了这段黑暗的历史。今年是鸦片战争150周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将主要由工商界人士撰写的有关解放前温州工商经济史料，编印为《温州文史资料》第6辑。这对于认识旧中国温州工商经济史，对于今天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都将有所裨益。

温州在历史上就是我国东南沿海重镇和贸易口岸之一。襟带江海，利兼水陆，气候温和，物产富饶。经济腹地周遭300余里，幅射及于浙东、闽北各属。1876年被辟为通商口岸后，自然经济趋向瓦解，商品经济开始艰难而曲折的发展。解放前的温州民族工商业，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不断摧残中求生存，在内忧外患的夹缝里求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后，在“实业救国”、“提倡国货”的口号中有了初步发展；在三十年代有过短暂的稳定；抗战期间，有过畸形的繁荣；至解放战争时期，终于走向了崩溃。新中国诞生后，温州的工商经济才绝处逢生，获得了迅速的恢复与发展。

温州是个港口城市，加以瓯江流域广袤腹地的丰富物产，使加工工业、手工业、出口贸易得以发展，航运业、金融业、

居间业及饮食、服务等行业，也相当发达。在温州的早期工商业中，势力雄厚的“宁波帮”曾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市一些有识之士，爱国的实业家，如本辑所介绍的吴百亨、李毓蒙等，则以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开拓了温州近代工业。从本辑资料中可以看到，温州的工商经济结构，具有自己的传统和特色，尽管其中有些工艺技术及产品已经失传，有的行业因时代的发展而淘汰，但仍有许多传统和优势，值得我们今天加以发掘和整理。从本辑资料中还可以看到，解放前温州市有四五千户大小工商企业在生产经营，有 100 余个行业同业公会在活动，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同时也有许多教训。这些，都可供我们今天学习和借鉴。

这一辑文史资料，不仅为了解和研究温州工商经济史保存了比较翔实的资料，而且读后也给人们提供这样的结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工商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只有改革开放才能使经济得到腾飞。我们愿与广大读者存此共识。

民建温州市委会主委 吴 杰
温州市工商联主委 黄国定

一九九〇年九月一日

目 录

普华电灯公司创办经过.....	何纪英(1)
接任普华电灯公司经理前后.....	张有才(14)
光明火柴公司简述.....	陆雨之(19)
温州棉织业史略.....	谢联璧(22)
解放前温州的酱园.....	陆雨之(34)
浙南近代机械工业先驱李毓蒙.....	黄省初(37)
西山造纸厂及吴百亨的其他企业.....	吴 杰(44)
郭浣湘在温州的矿务和贸易活动.....	郭霞飞(49)
温州纸伞.....	郑加琛(53)
瓯绣.....	谢联璧(61)
瓯绸.....	冯举千(64)
一个被遗忘的行业——铜锡器业	
.....冯叔礼 秦锦涛口述 郑加琛整理	(67)
毛笔业忆昔.....	张叔霞(77)
温州木炭业盛衰记.....	夏超群(79)
瓯江流域的木材业.....	叶汉龙 徐咏衡(86)
温州茶业记略.....	陆雨之(93)
漫话国药业.....	金梦良(99)
山货行兴衰史.....	张叔霞(113)

历史上的温台航务贸易·····	吴 杰(118)
英美石油公司在温州争夺市场纪实 ·····	陈于滨 李渭钧资料 苏虹整理(123)
温州航运业概况·····	吴 杰(130)
十三班内幕·····	陈于滨 王泽侯(136)
解放前温州钱庄业见闻·····	曾慧中(150)
瓯海实业银行简史·····	汪惺时(162)
旧中国银行温州支行与钱庄·····	王书之(166)
钱庄业大倒闭风潮前后·····	张叔霞(171)
上海闻人徐寄廌·····	汪远涵(174)
先父周守良事略·····	周善同(184)
翁来科在金融界的活动·····	陆雨之(189)
南北货业忆旧·····	蔡仲瑜(195)
瓯柑与温桔·····	谢联璧 陆雨之(208)
柑饼行业漫忆·····	张叔霞(214)
水果居间业·····	林陈连(217)
闽货居间业与福建会馆·····	翁春仙(225)
先父蔡冠夫二三事·····	蔡仲瑜(230)
解放前三大食品店的竞争·····	夏仲逵(236)
百年老店五味和·····	张叔霞(247)
英美烟草公司在温州的经营活动 ·····	陈守庸口述 王孟治记录(251)
叶德昌南北货店的兴衰·····	张叔霞(258)
金三益绸缎局及其经营特色·····	陆雨之(263)
温州菜馆业及其他·····	杨苏流(267)
温州鱼商业的变革·····	洪作殿(273)

永嘉工商友谊会组织始末·····	干焕章(281)
永嘉钱业夥友会·····	徐伯铸(287)
老锦霞布厂工人的罢工斗争·····	柴青青 冯 坚(292)
《东瓯百咏》选介·····	陈宣崇(297)
来函照登·····	(301)
后记·····	(302)

普华电灯公司创办经过

何 纪 英 遗 作

电灯公司创办初期

1912年，宁波人王香谷想在温州筹办电灯公司，就在小南门外双莲桥下购地建起一幢楼房（5间），作为办公室。王香谷系药业出身，人颇能干，只是经济不宽裕，因此，想在宁波同乡中招募股份。当时，宁波人在温州营业虽较繁盛，但因王当时资信不高，结果无人投资，而建筑工料费却急需付款，终于因招股困难，加上他因事急于还乡，不得已只好登报招顶。

这时，李渭川、何醒南邀同高俊青、何啸秋、董仁山商议，一致认为温州是座重要城市，要繁荣市场，非办电灯不可；再说，办电灯是公共事业，既做了好事，又有利可图，何乐而不为。当即推选李、何与王香谷洽谈，终于以5千元（一说3千元）收买成约。但在筹募资金中，却遭到与王香谷同样的困难，温州城内无人愿意投资，只得向乡下亲友劝募。先后招来张伯卿、项茗斋、张迭生、林芹周、朱翼同等人。经开股东会，定股金为5万元，取名为“普华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公推李渭川、何丽川为正副经理。

翌年春，李渭川、何啸秋邀同对沪商情较熟悉的贾楚玉，同赴上海向美商慎昌洋行订购奇异牌100瓦透平发电机和魏廷敦牌卧式锅炉，共要银3万余两，分期付款；同时，聘请美籍

宓齐尔为工程师，月薪 300 元，订约一年。厂房则建在办公室后面。

到了冬季，机器运来了，由宓工程师指导安装，并由职工分工插柱放线装灯。但当插柱放线至小南城内时，却遇到了阻力，有的市民认为电流危险，会导致火灾，会使人触电致死，因而竭力阻止工人插柱。次日，宓工程师与工人同往，步定插柱距离后，即令工人插柱放线，市民们因惧怕洋人，没人上前阻拦。

当时规定凡报装电灯，均为 25 支光一盏，从傍晚发电至午夜熄灭，每月电费一元。开始时无人报装，后来决定凡报装者赠送电料，报装者仍寥寥无几。预定 300 盏，结果仅艺文学校和教会等报装。

发电后面临的困境

一切安排就绪后，决定于 1914 年农历三月初一正式发电。早一天，宓工程师突然通知厂方：必须付清机器欠款 4 千元，否则，不准发电；他还将发电机前的煤精拿走作为要挟。当时，厂里资金不足，建厂的各项工程均需付款，钱庄虽有二三家，但不肯贷款，平日开支，仅赖几人到乡间借款维持。此刻，促襟见肘，穷态毕露，不得已，只好由董仁山、何醒南奔赴郭溪借款，幸得张伯卿设法协助，董、何携款返城，得以如期发电。

三月初一这天，恰逢城里大街举行“拦街福”，五马街口的宁台旅馆也择是日开张。旅馆为了招徕顾客，特从门口直至室内，装设临时电灯 200 余盏。当电厂输电后，真是火树银花，光彩耀眼，霎时，人山人海，争看电灯。从这天起，温州城里

开始有了电灯。

此后，报装电灯的日渐增多，直增至千余盏，局面较前稳定多了。密工程师期约满后，厂里改聘许仲贤为工程师，并陆续对外招股，将股东代借款也作为股份加入，至1921年，共计股金8万元。自发电后，所需电量年年增加，厂里也略有盈利；但由于业务扩大后，管理工作没有改善，职员大都是股东或他们的亲戚，管理更加困难，当事者也无扩大再生产的打算，渐至厂内出现吸大烟、打麻将等现象。随后，窃电者日益增多，政府当局不仅不支持厂方，反而跟着欠费、窃电。1922年，因灯光暗淡，有的用户擅自将110伏灯泡改为40伏，仍惨淡无光，西门外一带用户甚至拒付电费，致使厂里收入减少。

是年夏，股东会议商讨议决：按比例增资，添购机器，即向裕平公司添购蔼益吉400瓩透平发电机和拔柏葛锅炉。至1923年冬，裕平公司机器抵沪，迭催付款，而股东却因历年未有利润，增资信心不大，大都观望不前；厚康钱庄汪惺良虽认股9千元，亦踌躇不付。市民对灯光暗淡，迭有烦言。在此情况下，经理李湄川不得不让位给杨雨农，由吕文起为董事长，自己则以“协理”名义支原薪（50元）退职。

杨雨农接任公司经理

1924年4月杨雨农接任后，规定厂里有盈利时，以老股作普通股，每年股息8厘，新增股作优先股，每年股息1分；老股东代借款项，3年内不准提现。当时新增股份7万元，连同老股合计15万元。

杨雨农募足新股后，即召开股东会修改各项章程，由吕文起为董事长，徐致江为办事董事，潘鉴宗、赵悦群、高俊青、林

湘庵、李志竞、黄筱山、董仁山、项茗斋、何纪英为董事，黄伯蕴、郭绩任、诸丽生、叶叔眉、张伯卿为监察。何丽川与李渭川均为协理，遇经理杨雨农外出时，由协理代行经理职务，平时协理无需办公，等于支取干薪。

股东会后，即着手建筑厂房、烟囱等，安装机器全包给上海俞金记。所用材料大都是外货，如火砖、水泥等，连机房铺设的地砖也是德国货，均由裕平公司代办，并派寿林文工程师负责指导。寿工程师不但善于绘图设计，有时还亲自动手装置。公司曾要求他代为设计线路，他表示，如能每月付给300元工资，则愿离开裕平公司。后因数额过大而未遂，仅受聘为顾问工程师。

由于业务扩大，于是公司分设总务、工务、材料、会计、业务等部门，由林醒民为总务兼文书，翁传葆为会计，林芹周管材料，阮善良管工务，华云龙为机房管理员，同时添用了一些职员。并决定输电时间改为12小时，采用电表制，每度电价2角7分。

公司改组后开幕时，送灯料千盏，厂内外装上五彩电灯，光芒四射，颇为壮观。官商各界纷纷送礼，镜棚缎幛均有，并大肆摆酒唱戏，实属铺张浪费，业务收入虽有所增加，但仍得不偿失。此后，业务有了一些扩大，管理也比以前好，但开支浩大，且窃电者仍多，收入仍无多大盈余。1927年北伐军到温，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公司阮善良、严雨人联系组织了工会，但不久国民党进行“清党”大屠杀时，阮、严亦遭关押，后获释，辞去公司职务。

1928年董事会推赵悦群为经理，何纪英为协理，杨雨农为董事长，吕维周、董仁山为办事董事。后因赵悦群不就职，仍由杨雨农兼经理。翌年，董事会推吕维周为经理，杨雨农为办

事董事，并加入全国民营电业联合会浙江分会，聘任许仲贤为总工程师。

改用柴油机，实行电表制

加入电业联合会后，曾组织人员到外地各厂参观访问，嗣后管理工作有些改善，业务也有了发展。由于用户逐年增加，发电量供应不上，尤以寒冬腊月为甚，股东会议决再增招“优先股”15万元，连同原有股金合计30万元。当时，煤炭运输费用较大，一次需购千余吨，还得雇民轮运载，贮藏地点和资金周转都有困难。若要零星购买，则价格更高，机房建筑费也大，发电12小时，最高负荷仅能承受三四小时，停机开机十分不便。因此，董事会决定改用柴油机。

为此，特由杨雨农、许仲贤赴沪，向翔华公司购进道司牌200匹马力柴油机全套。7月份发电后效果颇好。于是，11月份杨、许再次赴沪，向孟阿恩公司订购500匹马力柴油机全套两部，并同时添建了各路变压所，改善高低压线路。为了防止窃电，于1931年1月废除了原有的“包灯制”，改为装电表，电表由公司统一供应，规定：一、用户缴纳保证金；二、分期交款；三、每月电表租金2角。电表均用铁匣于装置，接电线加套铁管子，改装后窃电现象大为减少。9月间，500匹柴油机安装完毕发电，透平机即停止发电。

1933年股东会议决：废除经理协理制，实行董事制。以杨雨农为董事长，吕维周为副董事长，常务董事五人：杨雨农（兼总务科主任）、董仁山（兼工务科主任）、汪惺良（兼总稽核）、黄筱仙（兼总检查）、何纪英（兼营业科主任）。董事叶叔眉、郭绩任、李渭川、赵悦群、李志竞、高福滋，监察汪惺时、翁

来科、徐颢侯、黄伯蕴、朱翼周、张伯卿、戴绶先。这时起电费减为每度2角4分，采用新式簿记，每天收取电费，改变原来月终才能结算的办法。并免费装设路灯3000盏。5月份起分区逐段馈送日电，并开始对工业供给用电，电价每度1角3分。至于农民排灌用电，虽多方设法购来5至40匹马达租给用户，但报装者却寥寥无几，仅锯木、碾米等70匹马力，日电只开200匹油机，仍未满载，同预计相差较远。

这时期，因公司购买机器、建变压所和添建办公室等支出甚巨，又要分配股息红利，负债甚多，资金周转困难。股东会决定发行公司债券10万元，以便偿还债务。公司债券以电费为担保，每月作还本付息之用。在分发股息红利中，搭发公司债券，还在红利中提取一些年终时给职工发双薪。这时期采取的措施较多，各方面也有了一些改进。

但是，当时工作中的弊端并未完全消除。采用董事制后，表面上似较民主，各有专责，实际上在外兼职多，没有按时办公，具体事务多系各股主任处理。凡兼科主任的也没在传票上盖章，当时购进材料较多，均系上海康福公司代办，需要时去信叫买，价格也不加审查，柴油多是在温州购买，都由董事长掌握。

1500匹柴油机的添置

1934年，全国民营电业联合会在温州开会。这年，正是公司创建20周年，趁此举行纪念大会。各地电厂代表约百人参加，公司对他们表示热烈欢迎，职工们还演剧招待。会后，邀请各代表到仙岩、江心屿、雁荡等地游览。

1936年因用电增加，原有的500匹柴油机，时常发生故障，

用电高峰时常受影响。股东会又增资15万元，由杨雨农、翁来科、董仁山、何纪英与工程师许仲贤一起赴沪添购新机器，时孟阿恩公司有一台6只缸1500匹柴油机全套，对本厂尚为适用；只是该公司需现款购买，机款约需20万元，还得购变压器、原机配件，机房建筑安装也要四五万元。因此，只有分期付款才能办得成。当时，另一家“慎昌”洋行，有一台4只缸1000匹马力柴油机全套，可以分期付款。在两家外商竞争下，孟阿恩公司只得作了让步，答应机款减少5%，并可分期付款，但要有上海保家。因款数较大，无人承保，最后由杨、翁、董、何四人个人作保，才将机器买下。

翌年3月，机器运到温州，孟阿恩公司派德籍工程师前来指导安装，10月才安装好发电。至此，公司计有透平机2台，柴油机4台，合计2400瓩。

当1500匹柴油机发电时，正值抗日战争初期，日机时常飞温轰炸，为了保护机器，特在机房顶漆上德国国旗。后来敌机骚扰频繁，线路时遭破坏，即时派人抢救。接着迁往乡下——东岙办公，傍晚赶回发电并收电费，全县照明并未受到影响。

日寇骚扰，公司困难重重

抗战爆发后，日寇对沿海实行封锁，柴油来源渐少，价格渐高，而币值却日益贬低，加上先用电后付款，致使公司陷于亏损。这时，政府当局又以400瓩烟囱目标太大（高13.5丈），下令拆除，以搬迁委员会名义将200匹柴油机全套、电表千只以及电线搬往丽水。当时答应给价1万元，直至两年后，经再三要求才付给。

1939年3月底，公司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1500匹柴油机

傍晚开机时，发电机突然爆炸，一片飞上机房顶，一片落在地上，碎片飞向四处，当场打死工人包惠和。董事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认为机房管理员鲁书声开机时不在场，仅由值班黄德康等人开机，除上报公安局调查外，鲁、黄二人受到开除处理。对工人包惠和，除付给丧葬费，每月还付给抚恤费。同时，向孟阿恩公司提出抗议，停止每月应解的机器款。

公司原已资金不足，至此更是外强中干，6台机器仅两台500匹能发电，后开会要求董事代为借款，到会者却寥寥无几。柴油渐告断绝，虽改为12小时发电，尚难维持。有人提议用柏油与柴油掺用，经试验，效果尚好，以后逐渐增用。有时还用菜油、青油掺用，或用人造柴油，以此供应全城照明用电。但植物油价比柴油价高，电费加价又需经政府批准，加上纸币贬值，亏损日增，只好依靠变卖旧材料来维持。

1941年4月19日温州第一次沦陷时，日寇盘踞厂内，因事先已将库存材料疏散至池底和园底祠堂内，故损失较轻。日寇撤退后，仍以500匹两台发电。不久，发现弯地轴油眼有十字裂痕，一边继续发电，一边由许工程师赴沪商议修理办法。后因无法电焊和另制，于是改用400瓩透平机发电，以松柴为燃料，暂济燃眉之急。但因400瓩透平机停开已久，平日从未维修，锅炉管子大都腐蚀，烟囱又已拆除，库房也无存料，因而困难重重。当时有人建议造一较前次短6丈的高烟囱，再将透平机加以整修，并仿宁波电厂采用棉花子取代煤炭。是年10月试机，效果良好，至1942年温州第二次沦陷时，又被日寇拆去。

此次日寇撤退后，只好以油眼已裂的500匹两台发电，因植物油及人造柴油经常接济不上，经与李毓蒙、林普银洽商，将500匹机裂痕较小的一台，改用木炭发电，但仅开150瓩左

右。不久，另一台 500 匹油机地轴裂断，至此，全城照明仅能维持一部分，有些地方如府前街等处，均自备小型发电机。公司收入锐减，仍靠出卖材料度日，工人工资有时仅够维持本人伙食，多数员工自找出路。

张宝琛胁迫公司改组

1943年，专员张宝琛在专署召集公司董事开会，以公司“无经理负责，电灯不明”为借口，胁迫进行改组，杨雨农退为常务董事，让位与倪镇澜为经理（系长途电话局离职无事）。

倪镇澜于是年 6 月接任经理，专署秘书赵彬如以“树仁”名义入股为常务董事，方巽山为工程师，汪惺时为董事长，其余董事、监察大都没变动。招新股 60 万元，现金 1 元作 2 元计算，实际仅 30 万元；老股原为 45 万元，因过去从未升值，作为 90 万元计算，合计 150 万元。除少数职员外，大多数被解雇，新增职员大都认了股。

当时的人事安排：杨勤斋为总务科长，冯益明为材料科长，钟某某为营业科长（以上 3 人均系长途电话局人员），何镇东为会计科长，汪雪滨为出纳，沈笃忱为工务科长。接着，由方巽山工程师拟具恢复发电计划，意欲以 1500 匹柴油机用斜齿传动 500 匹柴油机的发电机，因原有的发电机已损坏，故向福建南平铁工厂订制。1944 年运来一台生铁直齿轮，安装完半时适值温州第三次沦陷前夕，经方工程师试验，引擎开动不到 5 分钟，齿轮就断裂了。次日即撤退至高楼，库存材料事前仍疏散至池底和园底祠堂，较好的材料由沈笃忱散存农民家里。

日寇盘踞城里后，白象一带也驻有敌军，为避免材料的损失，沈笃忱星夜雇船将祠堂里的材料抢运至高楼，留在祠堂里